

大家V微语

总会有转机

□吴根

●大卫中学毕业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他应征入伍，被分配到最危险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。这天，大卫坐在家，悲伤地流着眼泪。祖父开导大卫：“别担心，会有转机的，你可能被分到战地部，也可能被分到内勤部。”

●“如果我不幸被分到了战地部呢？”大卫悲伤地问。“也会有转机。你可能被分到境外，也有机会留在英国。”

●“如果我被分到境外呢？”祖父说：“你可能被分配到前线，也有机会被分到休战区。”大卫问：“要是我去前线呢？”“可能会负伤，会死在战场上，也可能平安归来。”

●“可是，万一我真的死在……”大卫不敢说下去了。“那你会成为为国献身的英雄。如果你是英雄，又何必害怕死亡？人们会把你铭记在心上！”祖父说。

●听到这里，大卫吃惊极了，他从没想过，居然有这么多好的转机！

●第二周，大卫坐上了军队的汽车。两年后，大卫退伍了，平安地回到了家乡——除了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。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生活照样拥抱着大卫，他依旧能用右手写下这篇文章。

●祖父说的没错，不管身处何种境地，人生总会有好的转机，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。

文史杂谈

青色为何受青睐

□余智鹏

待春风吹散余寒，踏青便是赏心乐事。但是，您可曾想过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春风明明是吹绿了江南，为什么春季出游不用“踏绿”而用“踏青”？“青色”与“春色”到底有何内在联系？“天青色等烟雨”道出青花瓷一色难求，“青”所指的又是何种色彩？中国画为什么又称为丹青？古人为什么会在诗词歌赋之中推崇青色？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，揭开“青”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。

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和青有关的中心颜色词一共有10例，分别为“青、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缥、紺、紫、绿、緗”，其中最为常见且与青色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。古代文学作品当中，有关“青”的诗词歌赋不在少数，大多还以“青青”的叠词出现。例如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”“东风杨柳欲青青，烟淡雨初晴”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”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。然而，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确，既可以是荀子《劝学》中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蓝；又可以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黑；还可以是王安石《次韵景仁雪霁》中“稍见青青色，还从柳上归”的黄绿色。为何古人有时会将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统称为“青”？其实并非古人不识色彩，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，是将文学的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。

青，在先秦时期被儒家归类为五正色之一，五正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在此基础上将青赋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此“五常”之中“仁”的象征含义。“仁”作为儒家

远远地，听到沉闷的一声“砰”响，好多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。没多久，就闻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爆米花的香味。走近了一看，果然有一群人，手里正拿着各种容器，容器内装着还散发着热气的爆米花。

记得小时候在北方，每到快过年时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远远地就会听到这种声音。我们老远就把耳朵捂着，眼睛也不敢看那个炉子的“爆破”过程。但实际上心里却很欢喜。常常是飞快地跑回家，拿来各种能够“爆破”的粮食。有的同学拿来玉米，“爆”出来的是“苞米花”；有的拿来大米，“爆”出来的是“大米花”。大家还会互相交换，这样能吃到不同的口味。

那一声“巨响”后，小锅炉里的米花会冲过一个长长的、有着细密网眼的布袋里。等热气消散，打爆米花的人会拎住长布袋的一头，将米花瀑布般地倒出来。我们这些孩子将它们用一个干净的脸盆接住，装好后带回家。一碗米刚好“爆”一盆米花。回家后，等盆里白白胖胖的米花彻底冷却，再装进密封的饼干桶、玻璃罐、布袋中，留着慢慢享用。

那时候，我们会把干燥的食品直接放在衣服口袋里。上学前，我们常常在口袋



思想中重要的品性之一，被中国人保留至今，而“青色”也跟随“仁”在思想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青色在被归类于五正色之时，悄然已经和方位时空相结合。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记载：“画绩之事，杂五色。东方谓之青，南方谓之赤，西方谓之白，北方谓之黑，天谓之玄，地谓之黄”。而在《说文解字》和

刘熙的《释名》之中“青”又分别被解释为“青，东方色也”和“生也，象物生时色也”。古人为何要将色彩与方位时空相互联系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国古代为农耕文明有关。农耕文明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，农作物作为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受到自然条件控制，不论是久旱还是多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，这也使得古人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。于是他们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，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。《毛诗正义》中记载：“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，以青圭礼东方……然则彼称礼四方者，为四时迎气，牲如器之色，则五帝之牲，当用五色矣。”其实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，“青”不仅礼“四方”，同时也礼“四时”。

《尔雅·释天》中将“春”又称为“青阳”，这是“青”与“春”产生的一次直接性关联。“青”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，是“青色系”的统称，同时又象征“四时”之中的春，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“踏青”，而非“踏绿”。

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？在于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。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、柔和、安详、深沉、朴素的色彩感受，既符合儒、释、道思想对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，又符合当代审美所看重的精神需求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，挥洒在笔墨之间，凝固在瓷器之上，织造在经纬之中，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期望，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、冷静、典雅的精神特质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爆米花香

□林海薇

里塞几把米花，一路上，时不时地伸手到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吃。放学后回到家里，还会把米花放到糖水里，这样吃出的是另一种味道。

其实，我的母亲自己就会做不少美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年四季她总能做出一些美味。冬天的北方，每家都会储藏大白菜、萝卜和大葱。母亲把萝卜切成厚度一厘米左右的片，在每片上再切几刀，然后挂在铁丝或绳子上晾晒，之后放些盐腌制起来，没多久就可以吃了。这些萝卜干既可以当零食，也可以就稀饭，还可以炒菜。快过年时，母亲还会用北方最常用的面粉，做出各种小点心：麻花、油条、猫耳朵、叶片、金果条……普普通通的面粉在母亲的摆弄下，变成了花样百出的小吃。

随父母从部队转业到黄岩，已是上世

纪八十年代初。这时物资供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许多小时候觉得稀罕的东西都变得寻常起来。比如，在街上可以看到农民担着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在售卖，街巷里时不时地飘来阵阵大海的咸腥味。那些原来母亲做给我们吃的小点心，也可以在街头小店里买到，不必再等到过年才有口福。

但有一样东西，似乎还是只有临近过年时才能吃到，那就是爆米花。

南方的爆米花，与北方相比有些许不同。比如把年糕切成片，“爆”出来的是扁圆形的“糕片”；切成条，“爆”出来的则是长条形的“糕条”。有时候人们还会用豆类来“爆”。另外，“爆”的时候放少许糖精，则多了份松软和甜的口感。

物资越来越丰富，让人们慢慢淡忘了年少时对食物的渴望。平时街上也再难见到，那个巷口的小车和车上小小的锅铲，还有摇炉的人不声响站起时孩子们见状奔跑的瞬间……

可是，当那不经意的一声闷响传来时，当那特有的香味远远飘来时，便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，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个欢呼雀跃的身影，耳边仿佛听到了一阵阵欢声笑语……

进入3月，天气明显好转了很多，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3月，是雷锋的3月。每年3月前后，我都会参加一些有关雷锋的纪念活动，也曾受邀去一些单位特别是中小学，与朋友们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座谈和讲述雷锋。

永恒的温暖

□胡世宗

一重温暖。

习主席说，雷锋是时代的楷模，雷锋精神是永恒的。在中国，人们可能不熟知国外的哪个政治家，可能不熟知文艺界的哪位演员，但大家都熟知一个响亮的名字：雷锋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中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波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变，但在人们心中，雷锋的模样依旧清晰，他的名字依然响亮。

如果雷锋活到今天，也是八旬老人了，他的脖子上也可以挂着一张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的卡片，身上也可以揣着一个去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老年优待证；他上了车，人们也会给他让座。岁月啊，岁月，岁月并未改变雷锋给人们留下的那张青春的笑脸，他仍然是那个22岁的侍人和气、扶老携幼的汽车兵。

雷锋有足够的热量让一个民族感受到永恒的温暖，因为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无穷的热能。

每年的3月，我们都要纪念这位早逝的英雄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，他的英雄壮举分解到了他生活中平凡的每一天，融进了他做的每一件平凡的小事。他宁肯自己饿肚子，而把每人分得的饭食让给了战友，还谎称自己肚子疼，让战友帮帮忙；他冒着秋雨，把抱着孩子迷路的大嫂送回家，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，宁肯自己被雨淋着；中秋节分到了月饼，他自己不舍得吃，送到了职工医院陌生的伤病的工人师傅手上；他连瓶汽水也不舍得买，却把积攒下来的200元储蓄，捐给了抚顺和辽阳灾区……

“世界需要善良，不需要恶毒；人间需要温暖，不需要冷酷。雷锋就是春天的风，吹呀吹，吹遍了千家万户……”这是我写给雷锋的几句诗。

雷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温暖。时光飞过了半个多世纪，这种温暖依然在，而我们身边正有千千万万个崭新的鲜活的雷锋，把这温暖——我们民族本来就深存的真善美，扩展到更为深远的空间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，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、更幸福！

沙漠中的雕像

□陆春祥

在去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途中，恩克哈达一再推荐我去看一位哲人，阿旺丹德，阿拉善地区三百年来最有名的文化人，也是非常影响的经学家。我答：必须去，风景乃过眼云烟，思想和哲人却是永恒的。

没多久，我们就到了阿旺丹德的故居，所谓故居，只是一个遗址而已；不过，阿旺丹德的雕像及后面的八座经幡白塔，在空旷的草原上，却醒目挺立着。

1840年，这个年份，简单的数字却摸得着深深的惨痛。12月3日，寒冷中国的大地上，哲人离世。显然，活了82岁的哲人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哲人的原籍为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公苏木（汉语乡镇的意思），藏族，精通藏、蒙及古梵文，国际学术界赞其为蒙藏语法大师、辞学家、翻译家、宗教哲学家、文学家等。

哲人19岁告别故乡，在拉萨哲蚌寺学习24年，掌握了五明学。也就是说，他在佛学、语言学、数学、医学、逻辑学五种大学问上均有极高的造诣。全藏佛理大考，他一鸣惊人，第一名，被授予西藏佛学院制中的最高学衔拉隆巴。回到故乡的拉隆巴阿旺丹德，有如当年游历西域，带着满满学问回到唐朝的玄奘，译经、写书、授徒传经，成了他的终身事业。他用蒙、藏、古梵文完成的40多部作品，为中国佛学史、语言学、文学理论等领域添加了许多重要的经典。

哲人的故居，一片沙土，几块石头上系着黄蓝不一的哈达，数丛针茅，叶条已经有些干枯，骆驼刺倒旺盛，数块大石头并排叠立，那应该是哲人家的羊圈后墙。哲人雕像的前面，是一个枯河床，河边有一棵三百多年的老槐树。恩克哈达说，这河以前的水很清澈，这树也很茂盛，哲人以前一定常在河边树下读书念经。我答，一定是的。我们下河床走了走，细沙板结，用力踩踩，想踩出几滴水来，似乎不可能。哲人故居的另一边，有一石碑，标示着“甘露井”。这是哲人家祖上的饮用水源，井上用砖盖着，恩克哈达掀开盖，井里真有水。还有旧马槽，长长的，至少三匹马可以同饮。原来这里是一个马圈遗址，不少枯树桩，上面围着铁丝，一只喜鹊停在桩头，一动不动。我甚是奇怪，它应该没有见惯人呀，见了生人怎么不飞走呢？远处，一只喜鹊飞来，难怪不走，它在等它的先生或者太太吧。

回望风中伫立的阿旺丹德，他深邃的双眼，仰望着远方。哲人神秘而慈祥的诵经声，似乎贯耳袭来。